

看見·最美的鋒芒

「看見」是神的榮耀，

「最美的鋒芒」卻在詩人的眼裡

硯香

那是在2002年春天的一個清晨，吃早餐要端起一杯咖啡來喝，發現瓷杯的上緣有兩個小凹陷，而托碟的邊緣幾處也稍有破損，想來是前些時不小心碰壞或刮到，一直沒有注意到罷了。然後看到桌子的邊角也有些彎曲和缺點，伸手去摸卻是平直滑順的，想必是視覺和觸覺之間的微差而並不在意。

數日後，送修的電視修理好了，運送到家來的中年男子一邊嚼檳榔一邊跟我說話，才發現他是兔唇，怪不得說話時臉部顯得扭曲。他走了以後，望著打開的電視機，正在想現在整容術已經這麼普遍，為甚麼不肯把兔唇修補一下，卻發現這時還滔滔不絕在電視上說話的李敖，也變成兔唇了，而陳文茜更慘，變成了獨眼龍女俠客！

經眼科醫師診斷為黃斑部裂孔及視網膜剝離，接受緊急做眼底氣壓式手術之前兩天，有時走在白晝的路上，祇覺月暗星稀，建築物的牆壁和門窗歪斜，沒有

風，但樹木的枝條和葉叢糾纏扭動，一片驚怖的，黑壓壓的綠蔭，酷似精神異常時期的梵谷風景畫。視覺的驟變不只影響日常生活作息，損及感官的品質，最嚴重的是使人頓失生機，一切都覺得索然乏味。記得一個傍晚，強打起精神為家人做好晚飯，擺在桌上，三副碗筷排好，等大家都要開動之際，祇覺胸口一陣噁心，但又吐不出來，走進房間休息坐下來的第一個念頭就是：不想活了！因為剛炒好的青菜，未料盛在盤裡暫置桌旁，舉目一望，盤中竟如一堆久置的灰黑漿糊，上面還長滿了綠黴！如果還想活下去，你就不得不向這醜陋的東西伸筷子，然後吞進肚裡！

這年苦夏痛秋的「眼劫」，日子就在接連的就診、住院、手術、出院、複診、貼合失敗、二次手術、再告失敗、三次……醫師束手無策，護士不解，病友不理，家屬無奈，本人惶惑無名之中熬煉。為了視網膜貼合的氣壓式手術有效，術後兩個禮拜的日日夜夜，吃喝如廁外，所有的時間都必須低頭思過，伏首認罪，使臉部朝下，必須與地平面儘可能保持平行。

這樣的生活方式因每次手術後貼合不成功，而必須再從頭來過，再忍耐奉行至少兩週。睡覺時則將枕頭墊在胸口，臉頰鼻子和嘴整夜都浸埋在床褥裡，覺

得自己像在食槽強迫進食的豬狗。而伸開的兩隻手臂，無奈地黏附於床墊上，又覺得自己是因犯罪而受酷刑；此刻非得全力緊攀著岩壁，否則，腳下就是怒濤滾滾的萬丈深淵！

然而，當人的形貌官能陷於窘境，精神上遭受羞辱凌虐一如畜生，卻往往會產生一種反彈效應——使墜入谷底的人性反向神性彈升，找尋救贖！當耶穌被問到為什麼人會變瞎眼，是他自己還是他祖上的過錯呢？耶穌回答說都不是，而是因為要彰顯上帝的榮耀。因此我也在祈禱中對祂說，手術後的任何結果，即使是最壞的全盲，我也願意接受，因為相信那一切都是照著神的旨意。但這似乎是照本宣科，了無新意，不蒙悅納的祈禱。

被釘死於十字架的前夕，耶穌向上帝祈求著：「父啊，倘若可行，就讓這杯離開，但要照你的意思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！」但有一本也拍成電影的書《基督最後的誘惑》，說撒旦誘使耶穌從十字架上下來，真的就「讓這杯離開，照我的意思」回到世間，享受凡夫俗子眼裡的幸福生活……。

面對這位有妻兒子女圍繞，宜室宜家的好男人耶穌，他的門徒彼得極不諒解，保羅更是不屑一顧，等到

他已然老邁，纏綿病榻的時候，連撒旦都要對他棄之如敝屣了，而猶大對他酷烈地斥責羞辱，至於無地自容……電影中的耶穌就從床上爬下來，再爬至家門口的石階，呼天搶地向上帝求救；父啊，還是讓我「照你的意思」吞下這杯苦酒吧，就在那石破天驚的一瞬間，耶穌重新被推舉釘在十字架上，直至停息氣絕而亡……

「沒有犧牲就沒有救贖」，上帝的旨意人總是後知後覺。而且，從來就不是直接了當，一翻兩瞪眼的。而是苦費思量猜疑，曲徑通幽，或能終於豁然開朗的尋探過程。但有些時候，祂的旨意是探尋不著，永遠無解的謎團。為找到上帝正確的旨意而尋幽探勝，其實就是詩人投注一生，樂此不疲，最大的痴情與執迷！

眼疾發生的前兩年，也是台灣百年大地震後的2000年，我又重新開始寫詩，為尋素材與靈感而更勤於翻閱聖經，並以詩與信仰的話題，再度和我「一辈子的好朋友」經常書信往來。然而這時我們不曾見面已達三十六年了，好朋友用左手艱苦萬分寫的信中說：

我嚴重中風，腦部開刀，已經快三年了，現在還不會走路，雖然三年來不斷做復健。但進展非常有限，每天有專門的復健師到家來……現在中文

字已忘了許多，英文則剩下勉強讀報而已，一切退化驚人……

文學之中還是詩最令人嚮往……最近也讀些詩人，喜歡帕斯，沃克特，而一直最喜歡的還是里爾克，我看的都是中譯本。里爾克……

總也記得有一回在他的面前念著T.S·艾略特的名句——那就讓我們走吧，你和我 / 當黃昏向天邊攤開……」接下去是他念的——「像手術台躺著一個已麻醉的病人……」那時倒也不以為異，祇覺從黃昏突然扯到手術台，是詩人偏好怪誕的意象罷了。

真沒想到多年以後，才衷心佩服艾略特用攤在手術台的病人，形容西天晚霞，不但淒美絕倫，而且貼切之至！為醫治眼病第一次被推進手術室剛好就在黃昏時分，手術完成被推到恢復室等到清醒，也還沒天黑。腦子裡一旦冒出這句詩，就必然想起在一家冰店樓上，念著下半句「像手術台躺著一個已麻醉的病人」，臉上總掛著精緻微笑的他，以及在那時，耳畔響著《一八一二》序曲，《鄉村騎士》，《火鳥》，《春之祭禮》，《黃泉的天鵝》……那年盛夏的黃昏——而那時大家正值年少

輕狂，有的顧盼自雄，有的無所忌憚，有的放浪形骸……唯獨他是截然不同的一道異采。

他個子不高，但因腹有詩書氣自華而軒昂俊美。才當上助教不久就被推薦教大三的英詩選讀，還在校園造成一時轟動，我當時雖跟他往來頻繁，卻並不知情，是在多年以後才聽朋友說的。有一次我去找他，為翻尋研讀方便，他的辦公室好像就設在文學院圖書館裡面。步入拱門，但覺僻靜肅穆有如修道院，放眼環顧，全都是高高砌起層層疊落的，成套成列的書冊典籍，古色古香厚重實心木的長桌上，也擺著好些書，想來都是供他教課手邊參考之用的。

拿起幾冊來隨意翻一翻，幾乎沒有一本是他沒批注過的，有的頁次上下沿皆是密密麻麻，他細心秀逸的字跡……他治學謹嚴，創作更加如此，只要有人和他談起他已經發表的什麼作品，他總是說有空一定要再改寫。即使嚴重中風，連左手寫字都困難了，對一本花一年時間修改已經寄出，即將出版的書他還是這樣主張著；日後若有可能，當再改寫。用左手寫信，艱辛萬分，但提到里爾克詩選的中譯本，仍然不厭其詳至此：

我有大陸人民出版社出的《里尔克詩選》，譯者叫綠原，另一本也叫《里尔克詩選》由《中國文學出版社》出版，譯者多人，包括卞之琳、馮至，而杜依諾哀歌用的則是台灣李魁賢的譯作。總覺得大陸的譯者多太俗麗無味，李魁賢的譯品還是比他們好些。里尔克晚期作品，有些對我而言有如天書，但我還是喜歡。另外喜歡的還有方瑜譯的《馬爾泰手記》，其中雖有誤譯，但已算是難能可貴的譯本了。手中還有一本《杜伊諾哀歌》與現代基督教思想的書是大陸的三聯書店出的，我也時時拿來看看。最近看了他的致奧爾弗斯的十四行詩》中二十八首，覺得您有部份的詩風很相近，甚喜。

他的談吐用心懇切、意興獨到，刻意避開文酸氣的幽默及高雅。對世俗矯情濫義，人間閑雜喧擾，總也保持著潔癖。但並非拒人千里或潔身自好，他的潔癖會發散馨香，有一種感染，一種吸力，使人親近他，與他往

來，聆聽他跟他交談，很開心——因為會敞開心中最潔白的部份。終於使人發現即使在譴責批判，他都沒有有一點私怨，不帶一絲妒意。

無須逃離齷齪避開污穢，因為他是天生的不沾鍋！就是做不出那些愧對或羞淫的事。我一直認為他若不是天使，總也不是尋常俗種，若是天使，但絕非不食人間煙火，而是天使道成肉身，他要把人間煙火舉起來，舉到神的高度，要照耀出人間的皎潔燦麗來！

他雖不寫詩，也沒有誰當他是詩人，我卻認為他的遺傳基因，細胞血液中就有詩，他的髮鬢，嘴角，眼睛和半透明粉紅的耳垂是詩，甚至他母親替他漿燙過的長褲摺痕，襯衫的方格子裡都有詩……

他不是詩魂的化身，是詩的本尊。一邊聽著他最喜歡的華格納《唐懷瑟》序曲，一邊對我說，走吧，讓我帶你去找世界上最好的東西——

我們步下樓梯，走出冰店，繞過不少街角路口，來到南北雜貨店集聚的亭仔腳，炎熱的下午又有西曬，生意很清淡，店員有的還在打瞌睡，只有我們興沖沖煞有介事地，走過那些山珍海味的食材，排比雜陳琳瑯滿目的店家，過一家又一家，綿延長列……而此行是沒有目標的，前面也看不到盡頭，才能永遠和他並肩一直向前

走，向前走……，我心中不住雀躍，如此嚮往著……

最後我們還是來到騎樓轉角處的一個攤位，默默坐在他身旁，像聖徒雙手捧飲耶穌立約的血，我全神貫注喝著面前這一大杯新鮮葡萄汁，是當場現榨的，而且是「世界上最好的東西」……

難忍的2002年夏苦秋痛終於接近尾聲，第三次視網膜貼合術後才幾天，就被放鴿子提前出院回家，因為醫師對我這回貼合成功的希望仍然渺茫……除了祈禱，我相信的是，忍受失敗比接受成功更能使人韌強而高貴。而希望總是渺茫的，是看不見的。保羅說人們得救是因為有盼望，一旦看見，不就沒什麼可盼的了嗎？

爲了眼睛，三個多月來搞得人仰馬翻，醫院三進三出，回到家裡已是秋天氣氛的九月了。相隔約一個禮拜後的大清早，我從臥室走向廚房，經過客廳，無意中看見一片欣悅的景象；陽台上因種植多量的盆景，形成濃鬱綠蔭，透過綠蔭隙縫，穿越紗門，初秋晨曦的顏色，從淡金到熟黃，彷彿在漸進成長，幻麗交織，帶著新爽的风，霞光片片斜斜射進來，映照著室內桌椅地板的理肌和漆色，顯得從未有過的精緻透剔，溫馨美好……

而居家對面牆裡，左右兩棵高大茂密的玉蘭樹樹梢，經常是各方眾鳥雲集之所，此時此刻也都來湊興，

對著我齊唱和鳴，慶祝我視網膜終於成功貼合，也藉此展示牠們那溜轉的異曲新調。

雖然躲在幽黯繁密的綠蔭中，我卻似乎看見張大著一口口殷紅的尖喙，牠們睜亮著一對對晶圓的，慕情的珠眼……

「種種慕情，全都在綠蔭滌蕩中，歸入無言……」不禁又想起我的好朋友對他父親畫作的品評。但這豈是一般評語而已，這是極品詩句！想來，那高齡畫家或許會想起兒子少年時代而喟然興嘆的，因為這兒子有一次，竟對父親說：「沒有褲子我也要當一個詩人！」

模糊是摸不到
清晰是聽不到也嗅不到的
看見
白頭翁與綠繡眼交鳴的
晨曦中
我才真正看見——
那可輕輕碰觸
在風中會變彎曲的
像那初遇時際——
從他眼中畢露的

鋒芒——我深深地吸進的是
那金色稻禾的
熟香
像這樣的鋒芒，一生只要一支
像那美麗的天堂，一生只要看一眼
像知遇後的重逢，一生連一次都
沒有必要

——〈看見〉

此詩發表於2002年秋天，此後，或許因為肢體的愈加痛苦與不便，他給我寫的信越來越少，每次相隔都很久。這也或許因為我總是在信中談基督精神和聖經章節，他不太喜歡。其實，我的勤讀聖經和深入信仰，追本溯源是讀過一部偉大的小說，就是在那冰店樓上第一次相見，他就向我推崇的《卡拉瑪佐夫兄弟們》。其中一句：「凡真情的，完美的，必有滿心飽溢的寬恕」，令人愛不釋手。

很喜歡聽你說些聖經的故事……聖經我當成文學
作品來閱讀，很精彩……但我不信教……

又有一封信，最後一句是「我們是一輩子的好朋友」，前面卻說以後來信不要跟我談信仰……詩人不要太信教……

我深知這不是隨意脫口而出的，他是很嚴肅的人。我一直尊敬他，但我的信仰不會因此而動搖。而且也不會因此而減損對他的尊敬。

就在去年六月初，我五月寫的一封信竟然遭到退回，起初我感到屈辱萬分，爾後更是惶惑不解……他長年久居紐約，重病之前雖也寫作不斷，向來嚴謹自持，不輕易出手發表作品。但是多年下來成果還是可觀，集結成冊的並不算少。從來不去闖名號，但名號自己會來闖他，中風後的這些年，陸陸續續總有許多粉絲去探望，採訪和圍繞他……

終於我決定也要去看他了。粉絲粉絲，我豈只是他的眾粉絲之一？我是他的死忠——獨一無二的死忠！踏進他家的大門，見到他二話不說，管他是拄著拐杖還是坐著輪椅，就衝上前去，緊緊將他抱住，久久不放……

然後才放開，才和他閒話家常，開始和他談里爾克的中譯本，談杜思托亦夫斯基，以及托爾斯泰為何要死在一個小火車站……至於退信的事則絕對隻字不提，並不是要讓這件事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，而是要讓它成爲

人世間永遠無解的謎……

就這樣決定之後不到數日，也是久居紐約，我早年的一位詩友，她住得離他很近，想必也是粉絲，匆匆來電相報：說他在家和幾個遠道前來的朋友歡聚。卻意外倒在地上，送醫急救，重度昏迷一直不醒，現在已達十幾個小時……之後，直到第九天還是沒有醒來。

他比誰都認識神，比誰都敬畏祂的萬能，權威和榮耀，他能觸摸到祂的鬚髮和衣領，他甚至要熱烈地擁抱祂，但他說他不信教，也勸我不要太信教。細細研讀和沉潛於他的後期作品，我才發現他其實有一種保羅的基督精神；也就是得道而不倨傲，徹悟而不誇勝，通透而不張揚。不信教，或許他認為那至高的造物者，至尊的上帝所悅納的，畢竟還是祂的傑作——人類，於靈性上的堅持、自律、勤奮、涵容、尊嚴、優雅以及知所進退等等美德，至於信不信教，只是個標籤罷了。

然而，當他遭逢身心劇痛生死關頭，會向他心中崇高的上帝，發出原始本能的呼求嗎？

1994年他發表一篇重量級的中篇小說，在結尾部份他寫道：「……從他步入刑場，到他們目擊他正在倒地的此刻，他始終舉止穩健坦然，沒有誇張也沒有任何失態，即使槍聲已經響起……他完成了一次從容的演出，